因樹屋書影

因樹屋書影第五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鴈糞、御史陳登雲曾封進以聞、

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登州之文登有于公者草衣木食相傳其能前知洞人隱微遠近競稱之曰仙多有就公詢禍福者壬午夏錢公敬忠督學山左試士於登往見公然心頗易之于忽唾耳語公不知何事公輒膜拜公將出戶于語之曰一事所公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命公笑曰君號前知郎君今年舉吾任之不則何爲此僕僕耶于曰以十

計、一黍不當耳、寧以一黍故、不令之逐隊行、況過此以往。吾兒亦復何望哉。公領之、為錄遺、時予以雜邑令、分閱義經文、得一卷、喜其具前修法、首薦之、主試劉公謂關中卷無踰此者、擬元數日、忽謂予曰、所定元、任重道遠題、破誤作聖人、奈何、然吾不以小疵失異才、君房中第二卷、正堪元、不如以此為次、予方愧校閱之疎、力欲去之、公曰、君勿執、吾當註數語卷上、他日有異議、予獨任之、予因爭以為不可、因即塗乙置之、

公大爲憾惜因欲以爲副卷首而以第二卷爲元、即王君斗樞也、時分試諸君咸謂元既屬予、則副卷之首、例應取之別房、劉公固爭之、謂不以爲副首不足以明予憐才心、乃卒以爲副首、徹棘後、錢公謂予輩曰、誰舉副首者、此于異人之子也、予以闈中事語公、公曰、噫、于公眞異人哉、因亦以所聞於于者語予、予曰、向使予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即劉公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竟置之。則何由元。不擬元。何由得首副。

一黍之說信矣然當時殊不解其過此以往之言由今思之當時鄉闈實畢於壬午于公已知之數載之前矣豈不異哉于名湔淇

李允高字坦之壽光人予壬午闈中所得士也允高幼聘某氏既聘而某氏以痘雙瞽允高時已爲高材生女家謂君當貴顯瞽女不可充下陳盍另圖之允高曰聘固不瞽聘而瞽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瞽者越數年而允高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戶欲爲允高卜妾

允高泣阻之、允高奉母尤孝、壬午之變、烽烟匝地、允高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暨妻避勞山。過灘坡、繩而上、相對泣不止、事定、又自御短轅歸。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暨婦爲累者、後寡母棄世、允高哀毁逾甚、竟嘔血死、子震暨婦出

震字乾一、母督之甚嚴、能砥行自勵、有聲庠邑、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之報云、

江陰城潰、徵戮抗命者、邑有戚三節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爲闘

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爇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戚被兵執、舉戚足帶斜其臂、數被劍、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劍、前後凡十三劍、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斜斜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劍斜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因

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冀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殍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憒然心識其爲比隣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黐乃因之困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困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即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蹇

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棺。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踦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棺。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之帝宮。窅無人。三尸

仆戸內外圍三匠也、咸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槥厝翁媼及匠、而瘞之隙地、咸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弟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咸三戚曰、若何待、咸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

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覔母得附行幸矣具告以夢戚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郎不德藉君庇以分神既浮萍斷梗戚與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剌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覔婦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戚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遂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嘆曰

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戚為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屠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即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固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徜徉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

書。書誠工。其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其乃踉蹌攜戚。至其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其咸驚譟。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閽者搒逐之。戚掩涕悲。其相與且去。戚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直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

我俱。明日戚携子偕成往匍匐於門。郝方立毬塲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詈而前。吾成。三。是為。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携金贖婦。公夫人得金。又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内。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爾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為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諸詬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成戚跪呼於

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吾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戚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戚與妻相抱痛哭矣。婦蓋戚妻也。先是戚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戚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

語吾家久之成字徵落獨存戊其茀見戚所搨
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
以死爭友而囹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
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
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
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
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
爨下甘心矣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
軍者方覓役爲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

成往張見成成遽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携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赫往來甚殷意顯者荷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所賚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而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我手逸金盡而妻終不可得且貧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覓

妻。妻得。則戚之心盡。我即倍費戚金。無所愧於戚矣。張亦領之、乃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戚方除馬通過壞室、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戚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牖下曰戚三郎囑余尋婦。令安所得耶。婦聆之、迫于監者、不敢荅、晚如厠、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戚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在此、君急語我夫、戚得之、大驚

喜急鬪之戚戚乃携子先愬之郝郝與俱往戚
直前跪曰速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顧惘之張
急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婦也呼之出眞戚婦
也戚見婦驚悖錯愕未敢徑就揺揺不知悲其
子見母出突奔母褱仰覷大痛婦亦俯捧兒哭
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
遥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邂
爲首約直五十金乎猶不足望得婦耶戚免郝
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單惘之且娓娓言

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値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戚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趑趄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鬧張哭躍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劇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戚以爾售身於吾爾

夫婦還而成畱成郎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曷與爾友夫婦偕還此二十金郎以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成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媚將軍不

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訃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咸以爲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辭吏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

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為江陰巨室。成亦依戚以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為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予為之記。

南城張教授孟[illegible]。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予竊疑之。以為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即伯魚早夭。亦不失為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

婦皆不能爲前車之鑒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辯于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傅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此須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冐千古不白之冤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安者也間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吕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卽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

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其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如是也意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況於伯魚乎況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

爲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貽千古不白之冤、即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有關係、故附記之、

在宛丘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言法駕出、例以鹵水灑道、取其不驟乾、足以清塵、簿則儀仗之籍也、儀仗未出鹵爲之始、以其始事也、故曰鹵簿、先生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吳門林若撫雲鳳老而工詩、滄桑後匿影田間、

雖甚貧、不一謁顯貴、庚午秋、吳衆香開星社于高座寺、時社中惟予與餘姚黃太沖、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若撫賦詩贈予輩曰、自社初開士景從、同年同調更難逢、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如登萃玉峯、書寄西池非匹鳥、席分東漢有全龍、慈愍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後予以庚辰、子遠以丁亥登第、惟太沖以明經隱于家、後余官閩中、若撫累欲訪予、不果、及予戊子北上、先數日訂若撫出山晤於舟次、予至之日、即

若撫捐館之夕、貧不能治喪、予欲有所賻於若撫者、即付其子爲含殮費、申霖臣謂若撫若忍死以待君者、異哉、若撫詩數卷、其子藏之家、閩中徐興公前輩、與若撫爲通家好、亦有若撫詩鈔、興公之子延壽藏之、脫余不死、會當爲亡友鐫行於世、太冲爲白安先生子、白安以璫禍殞身、太冲年十六、常刺血上書爲父白冤、時謂忠孝萃于一門云、

文燈巖曰、皇甫謐高士傳、其去取有不可曉者、

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泰伯伯夷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曾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溷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膝不備書於徐嚴之譜、頓足恨嘆不微辭於閔憂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覩白日不爲遙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予向疑就畫者飾之今繙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啓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特其撒米狡獪之一技耳

李君實言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人血氣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

日生明、又行進長、與海潮相應、其意謂男子之精血、隨月爲增減、雖無月事、而亦有盈虧也、然女子亦有終身無月事者、有四時一至者、余里中一婦。月事自口中出、每月時日不爽。不則孕矣。亦大異事、

秣陵童謠、有楊柳青、放風筝、楊柳黃、擊棒壤之語、風土記曰、擊壤、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博藝經曰、長尺四、濶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擊中壤、敲之、中

者爲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元旻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杲卿等擊壤於路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下之壤所言皆似是而非壤字屬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謠中只雜一棒字使顯然易辨博藝經所云長尺四者蓋手中所持木濶三寸者蓋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爲一遂令後人不知爲何物矣濶三寸者兩首微鋭先置之地以棒擊之壤上之木方躍起復迎擊之中其節木乃遠去擊不中者負中不遠者負後擊者

較前擊尤遠則前擊者亦負其將擊也必先擊地以取勢故謂之擊壤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爲必非老人所宜觀元晏記爲十七時事自明釋名因後世有擊壤之戲堯民有擊壤之歌遂附會爲野老之戲具耳有見韓滉擊壤圖但作含哺鼓腹狀別無戲具則知當時但以杖擊地而歌耳後世遂以童子之戲當之誤矣

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棊飲食中所不傳者砍膾砍膾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爲

魚生之類。若彈棊則䖏無影似矣。友人有言秦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皆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然彈棊之法不傳。局即存無庸也。

杜宇、亦名杜主、見成都記、杜主人罕用之、按杜陽凡喃皆北向、生子百鳥為之哺、客言百鳥為哺、豈亦欽是古帝寃耶、夫鄰有𤺥聲兒復呱呱、鄰家之婦、憐而撫之、亦情之所有者、何獨鳥不然、孟浩然詩、高林滴露夏月清、南山子規啼一

聲、隣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爲何情、以子規興孀婦。意深矣。

予鄉寗縣西山中、多香鼠、鼠皆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山中人多捕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篋笥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數枚、攜歸金陵、語第二兒在揚曰、華囊化則俱臭、此乃獨香何居、兒曰、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兒客歲夭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潸然、

吾鄉呂叔簡先生常言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先生此論似爲世之辯朱陸同異者而語予同年孫道相亦云九淵與考亭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攻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葢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

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荀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閩曾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自孔子之世教學甚明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鬨然而佐鬬而腐儒里師徇

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何語無自備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葢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陸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發蒙於傳註齋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并未有所疑于朱也第以為世既羣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排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悅衆從俗焉耳葢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訶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

不可得所為愈爭而愈下者也又同年董福兄四書集說序云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於時叢世教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為恥聞有能自異者又務為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宁僚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

務爲違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合叔簡先生與三君所論今之紛紛角立者亦可廢然知所返矣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爲考亭者其隣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顏之復爲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

集公既未常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考為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為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辯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為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紙色沉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紙

紙性終帶瘖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魫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嚮搨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遈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嚮搨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若今人爲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鉤、

然後實塡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楊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臬子中有抽替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繼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嚮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陽冰般若臺記鑿烏石山巔歲久石面傾覆勢

又最高必架木數十丈仰而搨之始可得瘞鶴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小舟就石始能搨般若臺予尚能入望過焦山正江水瀰漫時僧人指示瘞鶴銘處惟從波濤鏜鞳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祕不縣以示人者異哉

李君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鷟蓋鳳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鶉火鶉即鳳也以配龜龍與

麟非鷄鳥也。

博物志云、鷄卵可作琥珀。余見江南人以蕎麥灰漬雞子、久之色如琥珀、豈即此耶、抑有別術、遂可使成琥珀也、

馮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苗、以片玉綴之、李君實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四寸蓄縮凍蠅、一朶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圈、一就梗漬出、皆出人意想外、閒一葉竹後亦歸君實紫桃軒中、有此一葉兩花于枝

萬卉俱堪掃却矣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酎金何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乘始得其解先生云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戸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醲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

耳不然一人酎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車而仍蹈覆轍耶酎音宙

志稱天下有十大名山建寧府漁梁山其一也然四方人與建寧人但稱武夷即取道其間者亦但稱霞嶺俱不及漁梁余霞嶺詩有漁梁北接大竿長之句閩人异之蓋未之考也閩之以漁梁入詩者自余始

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綠背有龜文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名呂四

鴉爲黃鶴遺種云、

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園張老者術士也、與此龍損物、密禁以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老、張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舍、奪其珠、予過虎林、有同鄉生爲人丐事、事平、索金不得、更挾同鄉生短長、生以

爲苦余笑以此語生神龍尚作此狡獪況世人耶同鄉生大笑去

海市有偶一見之四明者有見之漳州者蓋不獨登州爲然近予姻張石平少參見於潮海吳梅村諸公皆有詩紀之然人知有海市而不知有山市東省萊濰去邑西二十里許有孤山上有蘷齊廟誌稱春夏之交西南風微起則孤山移影城西從城上望之凡山巒林木神祠人物無不聚現踰數時漸遠漸無所覩矣予鄉長葛

邢君國璽先予爲濰令已卯四月曾一見之常繪圖作紀諸同人皆有題咏予在濰兩年餘未一遇也但海市變幻不常此則有定形耳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氷木氷亦曰樹介亦曰樹稼寒甚而木氷如樹作介冑也其占不一諺曰樹若稼三公怕以爲應在貴臣又以爲應在甲兵已亥元旦至人日皆有是異予在請室詢之衞士咸曰此豐年之兆也余初疑之繼閱類書載齊諺云霜凇如霧凇貧兒備飯瓮亦

以此爲豐年兆則知衛士之言有由來矣其歲亦大稔然一事而數占終以爲疑後得徐君義書乃始渙然君義曰寒淺則爲霧淞寒甚則爲木氷樹介霧淞兆豐而木氷兆凶也曾南豐集齊地寒甚夜霧凝於氷上日出飄滿堦庭尤爲可愛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李獻吉詩今朝走白霧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瑶陔兩公詩若喜而賦之者則爲豐年之兆

明矣然皆詠霧淞也

閩中獨有紅茉莉

今之出錢物以主博者名曰囊家什一徵勝者曰打頭按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勝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彊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則知囊家乞頭之名古亦有之矣第長行之戲至今不解撩零亦不知何意有謂長行即雙陸者按李肇所言其具

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彩之骰有二、似與雙陸近矣、然又云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又與雙陸異、洪遵譜雙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近徐君義謂李肇之言正與雙陸合、其所謂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亦未可知、予按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碁、世無傳焉、若云雙陸即長行、則易安之時已無傳矣、豈雙陸行於當時。易安獨未之見。或不行於當時。反盛於今日耶、則長行非雙陸

明矣

葉子、彩選紛紛聚訟、予謂彩選卽今之百官鐸、不待言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爲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典。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爲鬬葉。

徐君義謂打馬之戲、今不傳、予友虎林陸驤武、

近刻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爲馬、盛行、其中、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但未傳之北地耳、

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栭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爲異、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類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水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爲常價亦不昂、

湯若士武陵春夢詩細語春情惜夜紅妨人眠睡五更風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挼置枕中陳藏器本草砂挼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常歷不動生取之置枕中令人夫妻相悅蜀人號曰倂𧄒癸辛雜志南丹山中有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著其身必相從不舍諸如此類羣書所載甚夥獨霍小玉傳所載驢駒媚發殺觜似媚藥無疑然不知爲何物亦不見於他書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宗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瑶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照盆孩兒圖李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故人圖唐人郵田嗔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

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已況覩其眞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畫不必驟見夢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

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

皆愕睨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竝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

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皐，至萬曆二年甲戌，則狀元孫繼皐，科名姓名皆相照應。閩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十九名，有年子閶韶，舉萬曆甲午十九名，吳與施壽朋，中萬曆己未會試十九名，

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竝同近閩同安劉望齡先以三十四名舉本省鄉試革去後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順治壬辰武進巢震林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停科乙未復中一百六十二名
予閱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晝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蘇朶子乃知三吳通草花朶秦時已有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

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遂霽、堦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亟、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則萬目所共覩也、書此爲不孝戒、

仁和張問渠冢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流日久、母亡、問渠哀毁、不忍往視、皆變爲白、羣客聚觀、有謂魚常變色、無足異者、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今人皆以橄欖爲餘甘、駢雅、餘甘之子如彈丸、其核五稜、世有圓橄欖耶、餘甘自另一種、温庭鈞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徐典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匳中、輒相就、一客言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僞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匳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匳中、匳中之豆、亦必雌、

先就雄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槲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廠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蛾蠕蠕然即散置槲樹上槲葉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傷水暵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三寸來許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壞深則赤埴墳如果蓏緐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雄雞𣪠也食槲名槲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縑如繭名絓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篠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槖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焉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

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葦衣處不已華與紈縠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

孫道相先生云司吾山山隱寺遊人題咏徧滿巖石釋惟旃峒啎清曉詩露華滴瀝晴林曉石洞巉巖殊杳窕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秋沼又女郎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趂襪羅二詩並刻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爲也

予過司吾訪此石不存矣

舊傳江上漁人得魚滿船忽一大者昂首誦南無阿彌佛聲甚巨羣魚千百亦皆連聲屬和水波爲之沸漁人大恐盡棄之江近內鄉人閻宗邑少好捕魚業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夢小人千萬數曰汝傷我等命今來索汝相償邑甚驚駭意平生捕魚之故誓病間當改業已果撤魚鈎之具長齋念佛今六十餘矣李子田目擊也

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

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
舉子業恥剿竊爲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
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爲詩歌好遊
名山嘗言秋山巖靜澹峙如有道高人每於霜
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巘數百里間無不
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
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槩與楚譚
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
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

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於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薻能世其業、今爲盧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忘其

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戶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矣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髩電目面作松鱗癭處領左衣冠率畧顧瞻倨蹇愕眎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㕓出莫不傾倒嘆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一八宛乃

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於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於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親含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予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予、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於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穎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客謂予

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恥之余所
披覽既徧更得快遊以歸閉戶涵詠而後出子
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
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
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
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於朋友也無
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
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既有難言者而
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

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於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子忠爲諸生甚貧爲文崛奥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蓽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跣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不喜

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屨、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畫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錢虞山

曰崔子忠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畫摹顧陸閻吳遺蹟關範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闤闠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與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悅間出以貽知已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爲書生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玫及應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崔君壽道母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橐中裝

貽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致居諫垣數求其画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次日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母不得已方與画画成别去坐鄰舍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致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絕俗皆此類也崇禎戊寅余匏繫都城道母寓方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鳴地有疎桐古木前臨雉堞晨夕過從余放歸道母及孳州郭宗昌送

余報國寺古松下、[illegible]所訶館許公公為多玉筍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士也、

倪文正曰、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卨、人之欲不朽檜卨、甚於存武穆也、

因樹屋書影第五卷終

因樹屋書影第六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內、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熙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獲譴歐陽仲純獨傾貲送之其大節如此仲純文忠公次子也葉文忠與閩人建一拂祠于金陵清涼山下有祠志似當以此事附入

坡公云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按今諸禽言詩中皆未及此

鐵室鐵甲之遍身者山谷賦矢來無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

甲之全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見芥隱筆記按甲自面至足各有名不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油衣以尨爲之則不漏耳筆記所稱未知何據

坡公書雞鳴歌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省門外專傳

雞鳴、又應劭曰、今雞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唱此曲于闕下歌之、即雞鳴歌是也、今京師每夜漏初下、邏卒羣聚。一人唱為歌。羣來和之。須臾遂遍遠近。宛轉其聲。往返高下。有音而無字。豈即古雞鳴歌耶

石介謂杜默豪於歌、坡公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材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

今之飲火春食瘴死牛肉者甚多。請速以茗蔬

蕩滌之。毋受人毒詈。

逸少好鵝、亦是偶然、寄意、宋人張正素乃言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頭有腕法、逸少好之、倘在是耶、此眞稚子之見、石林老人乃謂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故其言爲近理、更可發笑、

寧武周將軍、將軍故西北邊外墻人也、短健善射、年方少、好逐禽、偶然急失玦、値鹿角山畔石中取而刀截之、加大指上、遂以爲玦、後指漸大

即貴時此玦袂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伍經戰必先積功至團營禆將同禆將者多中官家人役或因其質樸戲之將軍一待以敬言及戰事則上嗤笑曰公曹恐不禁大弄何不培膽無事時朝廷祿不當白受卻也積資級總兵寧武關愛養士卒同甘苦日耑治兵流賊至整兵關城下人人氣吞賊以爲旦夕可盡殲決戰聲鼓殺其前隊盡賊披靡奔數十里李賊懼大益兵來將軍罵曰狂奴自尋死遂率兵與戰兵

不過數千、賊乃數十萬、戰交、又盡殺其前鋒、賊督後兵益進、累進累殺、賊進速且多、兵力且竭、遂不支、將軍獨率親丁百人出沒如流星、當者皆死、身被數矢、大喊殺賊、親丁陷且盡、猶獨殺數十人、將軍馬被創蹶、兵刃雨至、跳下乃步戰將軍足踵、故相向行不疾、且被矢如蝟、力摧毀大呌噴血死、將軍夫人生邊外、善騎、有勇力、聞軍陷、且有賊入關城、率守家卒、及女騎數十人出遏賊、巷戰、殺出關、賊重重如麻、夫人衝突殺

賊賊亂莫辨以爲將軍羣賊畢趨夫人與女騎家卒盡戰死討前後殺賊數萬賊恨甚盡屠關人將軍幼無姓後姓周遇吉其名也右周叔殷撰周將軍傳予遇寧武人問將軍事甚詳使得握大將符統十萬衆鼠輩不足殲也用未盡其才以無援戰死惜哉或傳城已破其夫人率諸女騎坐署堂上彎弓向賊所指立斃賊無敢突入者矢盡力竭縱火自焚智勇皆第一流也

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

師暨儒遞相傳述撥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明初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已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

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詩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鄶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於壘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

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任

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爲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迹搖首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流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兎徑佹乎其惟恐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眚也發言皆嚴氏之譫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傎哉

養痾漫筆載東坡緘封與李方叔者爲二章所竊事末云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然卒不能增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大可惜哉此論是矣然使非小人如惇者可謂坡無私無黨乎第中尚有疑竇夫坡令叔黨傳與可謂密矣方叔即出叔黨不能偵其歸乎即不偵其歸寧不可再往遂草草付其僕乎方叔豈無齋室僕豈不受叔黨之教面以

致之而乃置之几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不可知之事也或因坡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有眼迷五色之詩毋有汝不成名之嘆而嫉二章並得巍科者揑爲此説效二桃殺三士耳今科第有無私者而浪傳爲某官所私有有私而無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臆斷也

呂公著進講至人不知而不慍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

反身脩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按呂公此言不止附經進規其解經正確

春秋紀事非用一字為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為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捨之而不日弑則非下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日春秋正名蓋獨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

假智力於其間哉見梅純備志錄將此法讀春秋省却幾許藤蘇

鹽鐵論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人以紫石也殷今滇中商用肥即貝也不審紫石何製而周用之

夏商二易皆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贊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以爲二易無繇詞也或曰春秋左

氏傳所載繇詞與周易不同者葢夏商之易則以爲有繇詞也然今莫可考証世俗所傳歸藏易僞書也見吳澄周易纂言按周易未出當用夏商二易其後三易並用久之周易行二易廢初或各占一易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卽言三易可也

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

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見北戶錄今百中經前所繪小兒樹想沿于此乃知俗書亦有所本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按古無酒肆伊尹安得爲酒保管仲作革僅見此

畫鑒云顧德謙蕭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朱砂石

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書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㩅僧靳色可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諸跋神情宛宛寫出、何必更見原繪、但按南部新書云、蘭亭者、武德歐陽詢就越訴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乃得其

摹本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注密今雒州密縣也按茂傳後云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則爲雒中密無疑或前爲高密耶紀傳不應牴牾如此

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此多因

歸妹之爻撰出

子曰賜汝獨不聞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

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

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

莫之綱紀是人固欲以丘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見韓詩外傳喪向讀作去聲言無家也此作平

聲乃有喪之家既斂四句不甚解

今所在地下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

外邦之奇貨也見郭璞穆天子傳注䐗豚也或㹠今古玉器中玉㹠最多余所藏至四五枚豈即璞所言歟

馬賓與山陽王暢定好臨別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郅隆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見後漢書按弄瓦之瓦紡磚也故曰磚瓦之姿

皇甫玉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

于任城曰、至丞相、于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一供餝曰、止得好飲食而已、按㩉骨術今尚有傳者、抹眼則古今所無、此必別有幻術、以抹眼爲名耳、

李子田曰、俗云、姨娘懷裏聞得娘香、此語甚俚、然元祐之哭姨母西君詩、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娘香、則其語亦遠矣、諺云、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不知何出、川老解離慾阿羅漢云、蚌腹隱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

當風立意或出此

李子田曰、古人贈送人詩有與其人一不相關者、蓋其意起於彼故其全章喻義屬彼即謂贈彼矣李白贈任城盧主簿云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鐘鼓不爲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此有一字明及盧主簿耶今人諛人家世科第爵秩子孫事功寵遇班班咸具爾猶恐其時遺也何論古法哉古人爲人題物亦不盡粘着其人、如宋

之問題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嘆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若今人爲之。必句句諛人。詩何得古耶。

艾千子曰、今人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今人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其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

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世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焉遂以爲秦漢則今人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余方由韓歐以師秦漢今人乃謂

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余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今人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今人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艙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艙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又何津筏之有昌黎藉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

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所謂一艦一艫舟中之一物耳　又曰今人以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余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余極推宋大家之文

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予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今人謂其無法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

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眞無法之至者而今人以爲有法可乎　又曰今人每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僤于脩詞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證然余則曰孔子云詞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今人之以矜句飾字爲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　又曰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

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此其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

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于法也彼謂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又曰今人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夫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今人無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

王李受令人一盼耶　又曰子曰脩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又曰詞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竊句字爲體要也葢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也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卽如太史公文譬之神龍行天雷

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略者讀之其句字可謂烱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

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収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葢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

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　又曰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亦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于余而余學古文乃在其後葢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

排摘裂填事粉澤宜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若以鮮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

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韓歐復生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　又曰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巖救之而稍振〇近日論古文詞者當以艾天傭爲正

余賴古堂文選備錄江右諸君子之作爲後人式惜乎書成而未及序次輙被人言遂復中置今副墨雖存恐後未能編定矣爲之一慨

䋣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陳後村之言詩家不易之論也

坡公云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

況真個是汴人劉酒無名字惟嗜酒人即以酒呼之已亦以自名能畫人物亦張平山之流賣畫得錢則與酒家住林宗張先生宅旁余見之凡七年無夕不醉臥則鼾聲如雷醉中作畫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常乞余顏其草堂余取坡公語題曰略似菴以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爲聯酒得之殊自喜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集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旣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

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往予于翁婿文中用叩腹字或疑是坦腹之誤蓋未知玠事也

眞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仙近人作太淸夢其指雖荒唐意實源于此

葉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袁仲韶之女四歲能誦楚辭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桂寒淸露濕卽應曰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

其為天徵也。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吳門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身墮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修四儀咨諦、往生西方、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本名寒簧、今復名葉小鸞矣、俄而招瓊章至、瓊來賦詩、與家人酬對甚悉、泐師演說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大師受記、師云、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曾呼。

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女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淸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女曰曾犯睨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生怕簾開說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

否女云曾犯經營細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溫李諸公血竭髯枯矜詫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縟麗附存於此葉夫人宜脩字宛君生三女長曰紈紈次曰蕙綢幼即小

鷲、葉公彙爲午夢堂十集、行于世、

宋上饒葉君宗、與劉後村談命、謂後村之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此命郎中也、近日挾太素脈游於公卿者、其法以心脈爲君、肝脈爲臣、君臣相應者爲貴、脈又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以定人秩之崇卑、命之壽夭、歷遷降調之遲速、有診父脈而悉子之休咎、有診子脈而知父之死生、如智緣爲王

荆公診脉而知元澤登第之類此醫日者也其言亦皆成理究其實百無一二驗後村所謂諂諛以求悦揣摩以倖中千古一轍也

劉後邨跋表弟方遇詩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匜罍洗之屬凡出于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爲此其所以爲貴也苟質範無取欵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

與清廟鐘磬並陳也此論甚當余鄉前輩有剿襲歷下為古文詞者後生翕然稱之一日舉正張林宗先生謂其博大高古非今人所有先生笑曰相國寺前雙狻猊真博真大真高真古然只好看寺門耳此外何所用之此言雖戲正與後邨之議同

坡公云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淩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瞌睡落床難以淩雲

耳、予謂拉雜變好對詅嗤符

坡公舊遊陳州、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中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于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為近之、〇余己卯在陳州、過厄臺寺、見臺上祀先師並四科弟子、皆塑像、不知始自何時、嘉靖時以木主易像、獨此地尚存、以當時令只及學宮也、城東

北隅水中、相傳有陳胡公墓、以鐵繩繫鐵棺、水漲與俱浮、水涸與俱下、訛傳耳、實無所見也、人緣鐵錮之說、遂誤謂鐵繫云、柳湖亦名西湖、湖中亭、至今名子由、

阮太冲、王季重、皆淛人、俱生于都門、張太保公爲璽卿時、林宗先生侍養都門、三公垂髫共硯席于演象所、常合刻其詩文以行、後太冲因皦生光之變、移家尉氏、時時過會城、宿林宗先生長欄中、予時讀書其地、見兩公雄談竟夕、如少

壯時、太冲常呼張曰、張仲爾一生爲詩、惟得草細吳門棹煙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跛君欲吾稱爾潮回遠嶼青日歛驚濤紫耶、太冲晚年足不良於行、故張以跛君戲之、未幾阮沒于賊、張沒于水、回憶長欄中兩白髮翁一燈對坐縱橫雅謔時、遂成隔世事矣、爲之黯然

林宗先生、三十外始就室、故得子最晚、汴有王孫中泠者、與先生爲老友、好爲游戲詩、常贈張太占有須將事業繩乃祖切莫踈狂學令尊之

句聞者捧腹太占先生長子也亦沒于水

王季重過汴上語林宗先生人生幾何時吾家園手種千株松今謖謖作濤聲矣先生曰如此尚戀戀十丈軟紅塵耶季重甓額曰滕有八兒子強顏爲此輩出不則餓死矣先生曰何不食千株松季重匿笑去

林宗先生與汝南秦京尉氏阮太冲世所稱中州三先生也京以薦徵赴都過會城先生送以詩聖主憂時重野賢豈無科目在從前弓旌不

爲光垂拱纓紼惟應解倒懸身隱六朝今出矣車脂千里肯徒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期六十年雖慇然相勉、亦微諷其暮年之出也、索得詩遂返、汝城陷、抗賊死、

賊冦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生詩、余既爲刻之維揚、詰戎蹊壘、談兵事、竹居王孫爲之鏤行、世尚有傳者、獨林宗先生詩文、

皆沒于水中予所鐫詩百分之一耳然太冲古文甚多亦燹于賊惜哉

吾粱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此桃亦附先生千古矣物以人重如此

李三隨字無塵一字居貞汴曲中人能爲詩畫蘭有逸氣林宗太冲諸先生酒坐中非此君弗懽也四方詞人之至者咸願識無塵與之唱酬至今有道其姓字者咸謂北之有李無塵如南

之有馬湘君也無塵詩如長欄酌月新調從人翻水園古絃不敢按中州合歡樓春集花底飲襟依鶴步歌中住拍讓鶯啼譏窄衣不識曹衣真出水任他吳帶自當風聽小紅箏歌未是周郎獨顧誤聲聲合拍也回眸七夕分得王子喬返緱氏山白鶴乘來巖際望神仙亦有故園情陶菴夜坐杯沉雙影寂雨壓一燈深哭張烈女自嫌我有淚敢謂世無人皆楚楚有致予舊藏其稿壬午無塵同此稿俱沒于水矣惜哉

陳止齋題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後、熙寧元豐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也、老先生三字、昔人意非公不足當之者、至公以此稱人、而後之見者、遂緣此而定其人之生平、則稱謂所關、詎不重哉、世風日下、諂諛交承、平交等輩、無不互作此稱矣、余常以丈丈書人箋、致其人終身切齒、吁可慨也夫、

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

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爲文能草書周益公曰王謝奴婢定小異耳

徽人閔景賢字士行常刻快書前後百種猶是何偉然吳從先之惡習皆不足觀獨所輯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詩二尺許顏曰布衣權搜羅最廣中頗有幽隱之士未有聲稱于世者士行應予鄒上雒郡王之聘已卯過予賴古堂出此書相訂意欲予爲之鐫行會予赴北海不果後聞士行與此集俱在汴水滔天中矣快書最惡濫

最行世布衣權尚足闡發幽隱有益風雅獨不得行眞布衣之厄也或曰布衣權猶有副本在紫淀老人璩文寺冢文寺歸道山此書不知所歸矣

予在維揚既集露筋祠諸詩文合鐫之然土人多稱爲露涇酉陽雜俎續集載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常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

至曉見觔因以爲名。皆不以爲貞女事。余以事可以風。即以爲貞女事。無傷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濶十四稻。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於此耳。

撫州紫府觀眞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見老學菴筆記。甲爲陽。木丁爲陰火。女像之義。或取諸此。

閩人爲予言。鷓鴣樓止。各有定阜。相侵則鬪。弗止。採者置囮網中。鷓鴣聞囮聲。以爲據其地也。

急歸謀與之鬭自陷于網爲人獲矣舊傳鷓鴣飛必向日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十二月十二起逐者云信然

柳陳父名應芳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花村近瓦官寺爲人和睦美鬚髯修容止衡門兩版非力不食往還惟曹能始林茂之三四人他無所請作詩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律詩必冥魂數十番方爲意愜其矜慎如此無子

一女適程君慎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爲奩具將謂愈于昔人繫羊牽犬也陳攵死慎先爲之葬慎先之女爲予嫂予幼時尚從程氏印其詩慎先死家中落近詢其副墨久佐爨中薪矣虞山先生選列朝詩予以舊藏陳攵詩四卷歸之先生曰廣陵詩人前輩有盛名推陸無從沿染七子流風不克自拔陳攵名不及之篇什亦寡與會清發剪刻常言自可使無從却步自先生此論出陳攵之名益垂于時白下談詩者亦皆

以先生之言爲公允云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後人不知是何器按不因風水自運則非陸行可知楊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是此類惜其法不傳今閩中戰艘尚有名水車者然名存實亡矣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嬉好彼琬琰注作婉順阿意不必言美玉是也葢好色又好珍貨耳岷山二女刻玉之說

因欲合玉與女、承上述惑之文耳、安足信哉、極而言之、孟氏五就、不無順俗、而三年反報、聖如阿衡、竟如後世之細作矣此等妄言當痛芟之

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脩曆人陳元昇、亦善算術、嘆曰、古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知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耶見唐世說、談天者古今盡在夢中、陳元昇數言可醒、

李于田曰、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今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樍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王君玉談苑、太子樍食、人罕用之。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縗從

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見却掃篇按奪情非禮改授武職尚有顧惜名教之意然總非盛世所宜也又古以奪情爲起復今槩以稱服闋矣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禪理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作語錄頂香冠三教

各得其鑽之大者、此外紛紛鑽不可勝討矣。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元論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見却掃篇、
醫書中。有天地國脈日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見偶然錄、
李太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

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見冷齋夜話、不讀此、
覩作兩物、
欸乃音奧靄、冷齋夜話、洪駒父曰、柳子厚欸靄
一聲山水綠、欸音奧、而世俗乃分欸爲二字、誤
矣、

唐試閏月定四時詩、進士杜周士詩、得閏因眞
歲、吾君敬授時、體元成夏道、推曆法堯咨、直取
歸餘外、非如再失欺、葭灰初變律、斗柄正當寅、
寒暑功前定、春秋氣可推、更憐幽谷羽、鳴躍尚

須期、又樂伸詩、聖代承堯曆、恒將閏正時、六旬餘可借、四序應如期、分至寧僭、素盈虧信不欺、斗杓重指、早灰琯再推寅。羲氏兼和氏、行之又則之、願言符大化、永永作元龜、按、貧寅二字支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按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在真韻者是借用、或形有少別、今不可知、竟讀寅卯之移爲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詩可見、

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記之見戴延之西征記京師有晏公祠正德中晏常侍所立也過凋石橋過橋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右像周程張朱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維以藏其經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鐘簴干戚籛鏄弁裳之屬一如五經以便治是經者左龍馬馬毛

旋、五十五數具、一如河圖、右洛龜、龜甲四十五數具、一如洛書、東堂三楹、壁列忠臣龍逢以下、孝子曾閔以下、右圖、而左書其行事、以告觀者、凡石像石壁所形勒、渾然茂樸、中國古所製也、非漢以後西域像法、務金色爲妍、務變相爲幻也、堂後累石爲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幾性理之半、以待游者觀感省發、祠今居守者一僧也、仍于其私室、設彼教像、誦彼教文字焉、見帝京景物略古今二祠甚正、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今福州西門內有棹楔曰亮功境云是深舊第。

王廣津宮詞、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常勝字平聲、言勝于常日也、婦人書牘中用之爲宜、男子似不宜用、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彩者則甘露凝重、今軍中露布、或本于此、予按凡露封者、皆曰露布。光

武以鮑昱爲司隸、惟當司徒露布、李雲傳、乃露布上移副三府。魏景初詔、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建興詔、丞相露布天下。王緘曳布、固屬可笑。

緯書之說、多附會。楊升菴好引之。未足爲據也。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或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此言大是醒人、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

官儀、始言爲松、葢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
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大夫葢秦爵之第九級
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
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羡
五株封之句、葢循襲不攷之過也、又漢書漢高
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注公乘第八爵、
管子述古封禪之君七十二人、孔安國撰孔子
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
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

十二人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薨棺後一腔公忠，祓參托出告于古古人眞相知處，卽在不相知之中，如此見偶然耳。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水，金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弱水，卽有金石不沉之綠水，此水正當以强名，

○職方外紀云，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從地

中噴出即凝爲石。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爲氷。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爲精銅。一水色沉綠。凍則成石。永不復化。此皆極異。又不獨溺毛元髗。制角腐手而已。

岳亦齋云、康伯可順菴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去書坊不二十里、建陽鑴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季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

已未有無飲者禮雖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輕矣見孔叢子孔氏論禮如此要非不衷程氏歌哭之爭何爲乎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爐鏡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也製作

精巧、獨絕晩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之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右見江淹古銅劍讚、古貴銅賤鐵歷有證據古銅刀、銅鎗、銅匕、余亦得數種、至銅鏃、則雜中以斗計矣、今博物志中、亦無此語、

瑟瑟禮、祈雨射柳之儀也、見遼史、

因樹屋書影第六卷終